

瑞

獸

之

謎

妙法寺的瑞獸與婆羅浮屠

妙法寺新大門，在新一年來臨前，安放上兩隻瑞獸。這對瑞獸非常特別，不少信眾駐足而觀，不因為牠「黑麻麻」，而是因為牠造型「趣怪」，——「黑麻麻」是因為牠本身日子有功，是頗有歲月的「古物」，至於造型「趣怪」呢？甚至有人問：「這是什麼動物呀？你說是獅子？不像我們平時所見的石獅子呀！」

對，不像我們平時在香港所見的石獅子，你甚至在中国大陸各地，也可能沒有見過如此造型的石獅子，牠一臉的笑容、一臉的祥和，哪有被稱為百獸之王的那種獅子形態？

好啦，讓我為大家揭開這「瑞獸之謎」吧！要找出真相，得先請出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，是他親自到印尼爪哇島婆羅浮屠古跡遺址看過，然後在印尼「請」回來的，當然，這一對笑盈盈的「古獅」，還是複製品，如果真是婆羅浮屠的原地物，那還得了？那是價值連城了！

婆羅浮屠的歷史，大抵比較少人曉得，就讓我們來一次簡述吧！

印尼的婆羅浮屠是被稱為東南亞三大佛教遺址之一，另外兩地則是緬甸蒲甘的佛塔群，以及柬埔寨暹粒的吳哥窟。婆羅浮屠也同時被稱為「古代東方四大奇跡」之一，另三大奇跡分別為：中國長城、埃及金字塔及柬埔寨吳哥窟。

婆羅浮屠建於公元八至九世紀，距今逾千年了，大抵與中國的唐、五代同一時期。不過，它於一零零六年在一次火山爆發中煙沒了，佛塔群便在茂密的熱帶叢林裡隱沒千年，到十九世紀初才被發現而清理出來。

今天，我們看到婆羅浮屠這座佛塔建築群，形態上就好像一朵蓮花，而蓮花本就是佛教的象徵。人們誤以為它僅是佛塔，但經過細心考察，可以了解到它其實是一座廟宇，拾級而上，直至頂層，在那裡是可以供信眾參拜的，而每一層亦代表每一個修煉層次。

這塔廟基本上由三個部分組成。最低層是塔基，邊長一百二十三米，正方形，高有四米；第二部分是塔身，由五層組成，逐層縮細，也是四方形；塔頂則由三層圓型構成，每層有多孔放舍利塔，三層加起來便形成一個同心圓。婆羅浮屠的四邊，每邊的中間位都有一個入口，這四個入口便由三十二隻石獅子分別看守住，即是每一個入口都有八隻石獅子，而每一個入口都有梯級可以直上塔頂的。根據統計，婆羅浮屠共有大約兩千六百七十塊浮雕，內容有佛教故事，譬如因果報應、華嚴經等，也有裝飾性的，此外，婆羅浮屠內還有不少石雕佛像。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珍惜及具觀賞價值的歷史文物。

一九七三年聯合國和印尼政府通過一項對婆羅浮屠的修復計劃，經過近十年的修整，很多遭大自然破壞的基建都修復過來了，有些塔身及浮雕還經過修補翻新。竣工後已由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今天的婆羅浮屠已成為印尼一個對外開放的旅遊熱點。

本刊記者阿妙



何謂浮屠？

有些名稱或物事，往往是因於流行話而為人熟悉，譬如：“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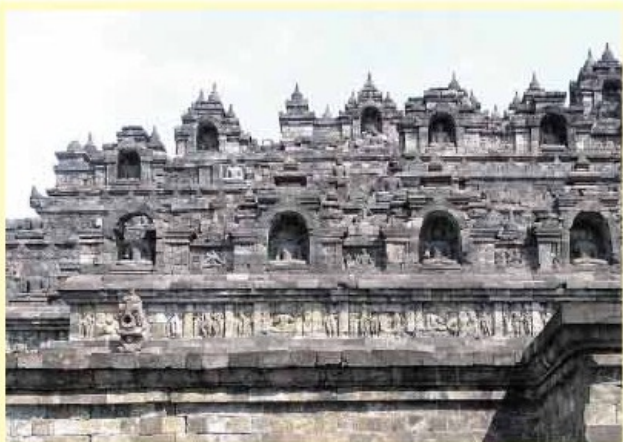
或有人問：何謂浮屠？

“浮屠即是佛塔。”

沒錯，佛塔可以稱為浮屠，但浮屠兩字本來不是指佛塔，它是“佛陀”的一個音譯，也可稱為“浮圖”、“佛圖”。

根據經典記載說：由於佛陀經常出外弘化，「給孤獨」（人名）長者有無限思念，於是對佛陀說：“請賜予一物，讓我供養！”佛陀便給他爪、髮，給孤獨長者便說：“請允許我造爪塔、佛塔供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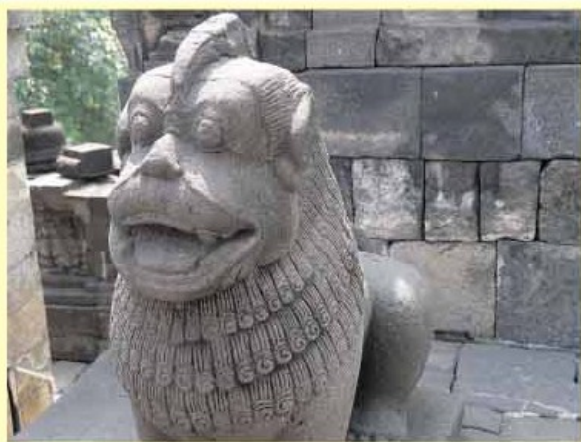
佛塔便由此而來！即是佛陀在世之時便有浮屠了。



婆羅浮屠有不少莊嚴石雕佛像



婆羅浮屠上的舍利塔，內供佛像。



婆羅浮屠的石獅子

「放光」妙法

大乘經典，世尊頗多在放光現瑞後才說妙法，有緣眾生，得見是光，皆得脫離苦海，成等正覺。佛說金剛經，為甚樂不見放光現瑞呢？如來觀一切法，與諸眾生皆悉平等，為顯平等智，以大慈悲心，即於平等放光，隨眾生根基，示現開導，而凡夫眾生不審察覺。

世尊於食時著衣持鉢，即是手上放光；入舍衛城乞食，即是足下放光；於其城中次第乞已是眼中放光；還至本處飯食訖是口中放光；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是通身放光。

金剛經為護念諸菩薩、付囑諸菩薩，而說六度無相法門。乞食為教導眾生廣行布施；著衣持鉢為表彰持戒；次第行乞以示忍辱；足不染塵而又洗足以表精進；還至本處敷座而坐以彰禪定；說在祇園又入城乞食，說在乞食又還歸本處，一一不住於相，皆甚深般若的顯現也。

有上根利智的人，觀察世尊的一舉一動，已明瞭甚深微妙法，猶如良馬，見鞭影已知主人心意；其他根器人士，須待世尊苦口婆心勸告開示，方可體會世尊心意，猶如劣馬，有待主人重重打下，痛徹骨髓，方明主人心意。

釋修智 (妙法寺住持)

從聞思修即得授記

『諸佛子等，從我聞法，日夜思惟，精勤修習。是時諸佛，即授其記，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。一切諸佛，祕藏之法，但為菩薩，演其實事。』
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信解品》

學佛行人如何才能依次第而進趣一佛乘呢？

佛陀告訴須菩提等四大聲聞弟子，首先必須由「聞佛說法」下手，確立正知正見，再日夜用心「思惟法義」，以求觸類旁通，堅固道念，繼而還要精勤用工「修習行持」，深刻依循「三十七道品」的次第來體驗正法。

換言之，學佛的心路歷程，亦不過是「聞思修」三部曲的工夫而已。

能夠終其一生勉力堅持做去，才算得是一位合格的佛弟子，最終才會得到諸佛授予菩提之記，於當來世中，具足菩薩道，必定究竟成佛。

十方一切諸佛如來的秘密法藏，唯一佛乘，但卻是由菩薩道以趨入，故此因應大乘菩薩的根機，而為其演示微妙如實之事、真諦之理。

但是根淺眾生不能直下承當，自甘卑微，發不起成佛的大心。佛陀亦從不捨棄眾生，諄諄善誘，層層引導，應機而說了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的三乘權法，歷低至高，次第漸進，最後咐囑一佛乘實法，讓眾生自知佛法寶藏本自具足，自知作佛。這就是之前所述「窮子喻」所示的機理。

因此，聞法目的是在於能生「正信」，思法目的乃在於能起「正解」，修法目的則在於能令「心得解脫」。由此可知，解脫完全是建基在「信解」之上。深信自當成佛，又是信中之最真實、最究竟的理念！（『妙法寶藏』之二十三）

釋素聞 (妙法寺秘書)

傳言豈足憑？

我有一位朋友，從遠方來香港。相見的機會很不易。既有這次相見的機會，我就通知了幾位弟子，希望他們也能在香港，見上這位來自遠方、平時難得一遇一見的朋友。

相鄰城市的一位蘇小姐原說要來。但當天早上發給我電郵，她決定不來了。世事本無常，不來就不來。不來，當然有不來的因，不來的緣，隨緣吧！

朋友來了，該不該見，不靠傳言、不在我的一廂情願。而在親見親知之後的直接體驗與感知。佛教的道理，就是親證、自證的道理。

不經意間，《碧巖錄》中的一則禪宗故事，這時，竟驀然閃上心來——

一位和尚問趙州（從諗）禪師：聽說您是南泉普願禪師的直傳弟子，此事可真？趙州和尚回答說：鎮州盛產大蘿蔔頭。

這則禪宗公案很有名。趙州從諗在南泉普願和尚座下修學三十七年，從二十歲到老師身邊，直到五十七歲才離開遠遊。「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南泉普願的弟子嗎？」他是聽來的，所以，見了面，要問一問。怎麼回答呢？禪師自有禪師的風格，自有禪師的禪機。如果回答「不是」，這是妄語，是公開的謊言。如果直接回答：「是」，那就中了對方的「穀」，你出自名門啊！沾師之榮，凸顯出自己的傲氣，傳言何足憑！趙州巧妙地避開了這個話題，輕輕一語：「人人都說鎮州是著名的大蘿蔔產地呢。」原來傳言總是傳言，要自己親見親證才是真正學佛人。趙州禪師的回答真得禪風，最具禪意，心著一物，離禪萬里。

親見、親知、親證，這是學佛的根本。你要自己看了才能明白。

不來就不來，失去了一次找回自己的機會。

釋覺真 (香港佛教聯合會宗教事務監督)

泡出生命的芳香

一位失意的年輕人來到普濟寺，慕名尋到釋圓禪師，沮喪地向他請教：「人生總不如意，活著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釋圓靜靜聽著年輕人的嘆息，末了吩咐小沙彌說：「施主遠道而來，燒壺溫水。」不一會兒，小沙彌送來了溫水，釋圓抓了茶葉放進杯子，用溫水沏了，茶葉靜靜地浮著。年輕人不解地問：「寶刹怎麼用溫水泡茶？」釋圓笑而不語。年輕人喝一口細品，不由搖搖頭：「一點茶香都沒有呢。」釋圓說：「這可是名茶鐵觀音啊。」釋圓又吩咐小沙彌：「再去燒壺沸水。」稍頃，小沙彌提著一壺沸水進來。釋圓又取過一個杯子，放茶葉，倒沸水。茶葉在杯子裡上下沉浮，絲絲清香不絕如縷。釋圓又提起水壺注入一線沸水，茶葉翻騰得更厲害了，一縷更醇厚更醇人的茶香裊裊升騰。釋圓如是注入了五次水，杯子終於滿了，那綠綠的茶水，清香撲鼻，入口沁人心脾。

釋圓笑著問：「施主可知道，同是鐵觀音，為什麼茶味迥異嗎？」年輕人思忖著說：「沖沏的水不同。」釋圓點頭：「用水不同，則茶葉的沉浮就不一樣。溫水沏茶，茶葉輕浮水上，怎會散發清香？沸水沏茶，反復幾次，茶葉沉沉浮浮，終釋放出四季的風韻：既有春的幽靜、夏的熾熱，又有秋的豐盈和冬的清冽。世間芸芸眾生，又何嘗不是沉浮的茶葉呢？那些不經風雨的人，就像溫水沏的茶葉，只在生活表面漂浮，根本浸泡不出生命的芳香；而那些櫛風沐雨的人，如被沸水沖沏釀茶，在滄桑歲月裡幾度沉浮，才有那沁人的清香啊。」

李焯芬 (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)

再精明也喜歡……

聽到一位前輩談論他的下屬：「這個人不錯，頗為謙虛。」

他這下屬我也認識，是否真的「謙虛」？也聽到這「謙虛」者幾位同事的意見，他們提起他，不約而同地露出不屑神色：「這個擦鞋仔……」。所謂「擦鞋仔」，即是阿諛奉迎之人。

那麼，使筆者思考的一個問題：怎麼這位精明的前輩，會把阿諛奉承者視為謙遜的人？難道「擦鞋」與「謙遜」是那樣容易混淆的嗎？

那位「擦鞋仔」的擦鞋技倆，亦非常人所能及，越是人多的場合，他越會表現出「謙卑」——「我地做細嘅，點祇要聽話，還要話頭醒尾，唔好令老板有絲毫阻滯。做老板嘅，責任重大，一個決定可能影響到一千幾百萬生意！我地有呢個能力咩？我地嘅能力，就係盡量清理雜務，讓老板放心、安心！老板，你話我有無講錯？」

在一眾「有頭有臉」者面前，聽到這樣「謙卑」的奉承，這位做老板的呵呵大樂，在樂滋滋的同時，還會來一

句訓話：「咪講得我咁重要！」

明代陳繼儒著的「小窗幽記」裡有這樣一節話——「簡傲不可謂高，諂諛不可謂謙，刻薄不可謂嚴明，苟酷不可謂寬大。」（浮躁傲慢的人，不可誤以為是高明者；奉承諂諛的，不要以為是謙虛；刻薄成性，又豈是嚴明？至於行為上苟且放任，可不要以為這就是心胸廣闊。）

閒來，喜歡坐電車細看樓群、人群，也同時可以靜靜地坐思一些問題。坐着，想着，吟了兩句詩——

「堪憐最是隨風柳，俯仰復西東。」

隨風柳其實是有多種看法吧！如本文所寫的「擦鞋仔」之流，固然是一種「隨風柳」，但有些「隨風柳」卻是無奈的，如古代一些任人擺布的女子，即使是青樓名妓又如何？才女名妓嚴蕊受屈坐牢，也無奈地說：「花落花開自有時，總賴東君主。」

我寫的「堪憐最是隨風柳」，其實是想嚴蕊與蘇東坡。官場黑暗，蘇大居士屢遭陷害、貶官，他如果不是那樣性情開朗、豁達，早就「乘風歸去」了！如果他是一位喜歡「吹捧拍」的人，也不會所謂「落得如斯田地」！——不過他的落寞、落拓，也祇是世俗之見吧？在蘇大居士

本身還是心中富足，重要是心意堅定、立場不變，他才是我的真正偶像。



陳青楓 (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)

修智大和尚談：持咒感應

青楓：有一個問題，我經常被別人問起，但我自己又不敢肯定地回答。好了，有了你這位導師在，問題便容易解決啦！

修智：什麼問題？

青楓：有人問：我們持咒唸咒語，如果唸得不準確，是不是不會有相應呢？特別是學密宗的，漢傳佛教所唸的音，肯定不準確吧？那該怎麼辦？

修智：原來是這問題，這不但你經常被問起，我也時常被問及的。首先，我們不去說怎麼辦，而先說說唸不準有沒有問題！我們姑且拿大家都熟悉的六字大明咒來說，漢語唸：「唵嘛呢叭咪吽」，藏語呢？唸作：“Om mani peme hung”，而本來的梵語，要說準確，

應該唸：“Om maṇi padme hūṃ”才是，你看，如果你學的是藏傳佛教，這六字大明咒所唸的音，已經與本來的梵音不同了，是不是？

青楓：對，的確不同。即是說，唸不準也沒所謂吧？

修智：沒問題的，再說，在梵語裡有不少音是“捲舌頭”的讀法，而我們中國好多地方語言，譬如我們廣東話吧，是沒有“捲舌音”的，這樣豈不是不能持咒了？所以我認為，唸不準也不是什麼問題，最重要是你必須誠心去唸，誠心地持咒便會有感應。當然，也不僅僅是誠心就算，誠心祇是最基本而又最根本的要求吧！

青楓：六字大明咒有人作過很多很長篇的注釋，越解越複雜，越看越糊塗，還是持咒唸咒好了。

修智：如果你有唸唐三藏法師譯的「心經」，你會知道，他是不譯咒語的，咒語不作任何註解。其實咒語不過是溝通信號吧，所以不用注解的，讓我們來一個現代的譬喻，咒語就好像我們到銀行提款機按密碼提款，所按的密碼需要解釋嗎？不用，銀行之前給你一組號碼你再組織成一組自己獨有的號碼，這就是你的密碼，以後的溝通便靠這組密碼了。而密碼的內容又怎樣好解釋呢！所以說持咒能否有感應，誠心是最重要的。

升幡



妙法寺新大雄寶殿，繼月前安裝上佛寶蓋後，上月又有添置，在佛座上兩位尊者像旁，分別豎起一道幡，一邊寫上「本師釋迦牟尼如來」，另一道則寫上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。

幡，根據製作材料、色彩及用途而形成多個種類，像妙法寺這兩道幡，供在堂前佛座上，可稱為堂幡，是莊嚴法具；它綉上蓮花，便又可稱為「蓮花幡」。

妙法寺新殿這兩道幡，在尚未升上殿頂時，我們看到的感覺是頗為龐大，殊不知升上之後，整體地看起來，卻又覺得如果再大一點便好了，可見這座大雄寶殿實在是一座空間寬闊的大殿，難怪經常聽到前來參觀的一些信眾都忍不住「嘩」出聲來。



有心人

妙法寺新殿外型獨特，內裡空淨雅潔，非常的「高清」，因此而吸引不少市民大眾慕名而來。

在吸引的行列裡，有一個攝影學會，他們希望為妙法寺做點事，於是來一次全面性的攝影，把二十年前建的萬佛殿及現在這座新型建築物及內裡裝置拍攝下來，為妙法寺提供宣傳推廣之用。真有心人也！

佛說：有必空

有多位影星藝人，因金融海嘯而一下子損失了數千萬元。此不是小數目，當然比起大富豪動輒損失數以億元計者，又不算是什麼大數目。

這忽然富貴，忽然落空，就視之為數字遊戲吧！倘若真能以「遊戲」心態視之，肯定身心放下，平安無事，怕是怕有些人未能釋懷，鬱鬱寡歡，甚至走上自絕之路，那就不是「一場遊戲」那麼簡單了。

「六度集經」裡有一則如是說：

「有必空，猶如兩木，相鑽生火，火還燒木，火木俱盡，二事皆空。」

有，為何必有空呢？所謂有，也不過是因緣和合而成，祇是一時之存在而已，終歸是空的。手上的股票如是，你的樓房也作如是觀。樓房無非是由

的股票如是，你的樓房也作如是觀。樓房無非是由鋼筋水泥各種因緣和合而成，把這些材料還原，那就沒有所謂樓房，即使我們視這些樓房為「有」，但也不是千秋萬代，它終歸會拆掉成「空」。樓房的金錢價值，上上落落，本身不也正是有有空空的遊戲嗎？「人一走，茶就涼了！」名譽地位何嘗不也是一場空有遊戲？

鑽木取火，火是有了，但它會燃燒，這火焰也因木在燃燒而出現的，到最後，木會燒成灰燼，火也沒有了，到頭來也就是「二事皆空」。

這裡的「空說」，祇是想跟大家說：事情是好是壞，終歸都會過去，在金融海嘯中有所損失也應坦然面對。

如果認為：「這些金錢來得太容易了，本來就不屬於自己的，就讓它流失吧！」這不就更容易釋懷嗎？

一切的「有」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！——是否也可以作如是觀？

桃李飄零 山茶放艷

山茶花很有觀賞價值。花朵不怎麼大，但細看之下，一層層一片片，紅艷艷、白皚皚，它本身耐久耐寒，花開的日子頗長，妙法寺內有幾叢山茶花。

陸游有詩曰：東園三日雨兼風，桃李飄零掃地空；
惟有山茶偏耐久，綠叢又放數枝紅。

如此白描，清楚易懂，它同時也可以作為借喻：像桃李那樣人見人愛的嬌艷花朵，又怎會有像茶花那樣經風吹雨打仍放艷如常的強勁生命力！

也許較少人留意：山茶花的凋謝，與菊花有同樣的高貴。菊花：「寧可抱香枝頭老，不隨黃葉舞秋風」，花瓣不會一片一片地掉下來！山茶花呢？——要落，便整朵「抱」在一起落下來，也不甘被碎片片。



嶺南畫派愛畫的波斯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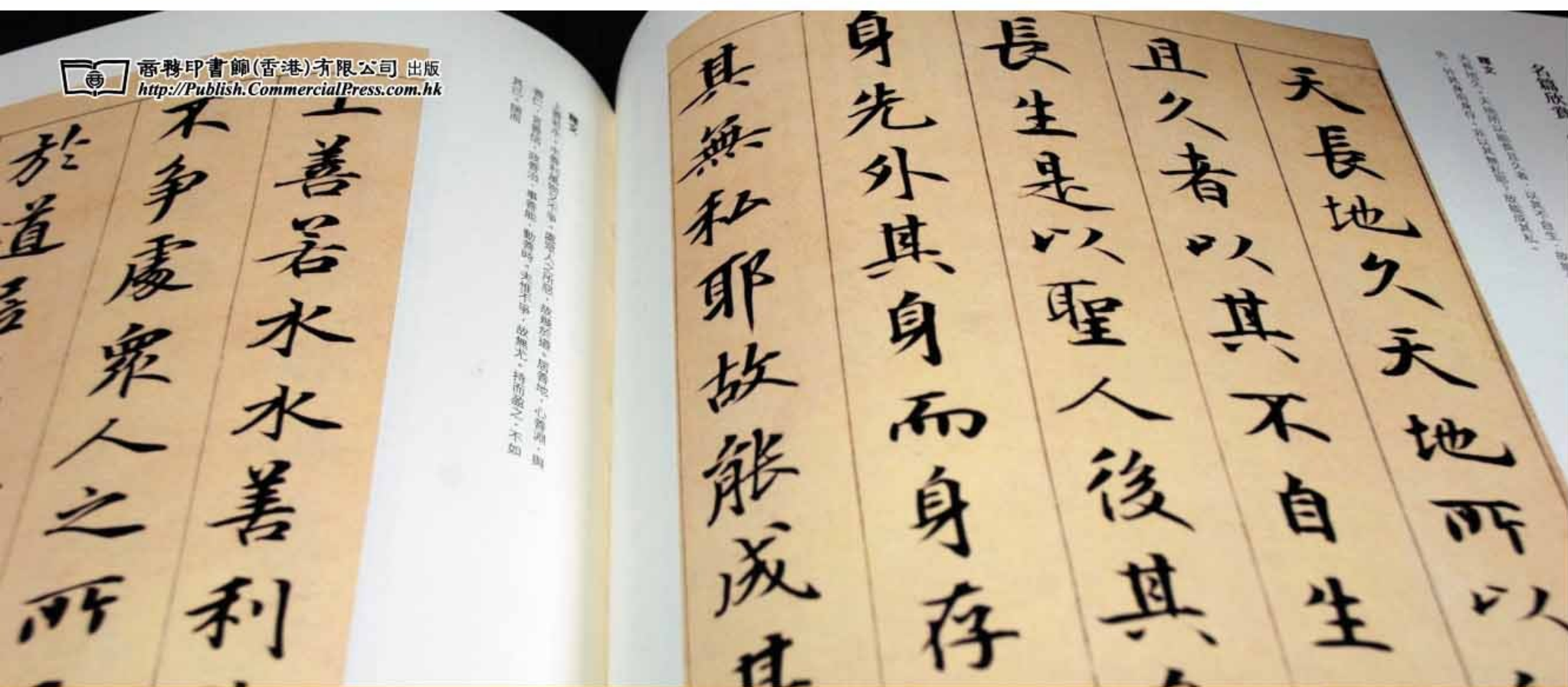
波斯菊的原產地，是墨西哥海拔一千六百——二千八百米的高原地區，花枝不高，花朵也不大，可以說是「被子植物」，一幅望過去，綠油油一片，然後在綠被子之上生長出一朵朵鮮紅的、粉紅的、純白色的小花朵兒，在暖洋洋的日光斜照下，直教人有生機勃勃、生趣盎然之感。每次返妙法寺上班，總是「腳不由己」地先來到這一小片波斯菊前，與他們打個招呼。

波斯菊繁殖能力強，粗生粗長，因此它又被視為野花，其實波斯菊在一些園林師眼裡，也是十分可貴的，在園林內栽培起來，把環境點綴得美而又帶點天然野趣的感覺。

波斯菊很容易入畫，特別是嶺南畫派的畫人，很喜歡以雙勾去細描波斯菊，然後輕淡淡設色，出來的效果頗為清雅。不過，繪畫之時可要留意：波斯菊的花朵是八個花瓣的。

文：菁菁 圖：文文

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 出版
http://Publish.CommercialPress.com.hk



- ◆ 由著名出版人陳萬雄先生策劃，挑選故宮各書法體之名家名篇。
- ◆ 收錄被公認為最佳的書法版本，藝術與文學並賞。
- ◆ 名篇全篇以原大精印，盡顯原作神髓。
- ◆ 一書多用，名作之精彩部份可供摹寫及裝裱。

只有古人的真跡，
才是最原本的本像。
起止轉折、抑揚頓挫、
輕重緩急，一目了然。

「中國書法，經過了三千年的演進，是中華文化，每一個過渡期，都有一個承上啟下的人，在日常生活與藝術活動的溝通工具，而文字則可以化為藝術欣賞，甚至藝術實踐，讓人們的視覺感受以心靈拓展，得到無限發展的藝術空間。」
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龔鵬教授